庶物類纂

蟲屬

自八十七至八十八

容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類 特別
號 一二三六二
函 第五十四書
架
冊 四六五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362
冊數 465(382)
函號 菊·54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illegible]

[illegible]

庶物類纂蟲屬卷之八十七目次

蟲 蚤 總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蟲螽　總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蟲螽

張萱曰春秋書蝝生董仲舒云螟始生也一云蝗始生也劉歆云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灾黑青也何休曰始生爲蝝長大爲螽明張萱彙雅全集

機謹按正字通曰劉歆以爲蝝蚍蜉有翼者食穀爲災讀書通以爲即今飛馬蟻按歆說不足信

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然能嚙人明朱國禎湧幢小品

春秋謂之蝝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以爲蝝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灾董仲舒劉向以爲

蝝螟始生也又謂之螺左傳謂之螽桓公五年螺左氏傳作螽公羊作螺毛詩謂之螟云其螟螣及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註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蝗也明袁了凡羣書備考

嘉靖辛壬癸甲歲竝凶乙酉乃和其秋則蝗生若蠅若蚊叢於禾端潘連俯視之曰蝗也吳田故病溢不省所謂蝗者連為小網網之括之輕綃奔告縣請轉言之上官縣曰我當言審諦之連奔歸持苗入縣破根視之食者如蠐螬裂節莖視之食者如蠖告縣曰民向者所見螟爾蟘爾今也破其根食如蠐螬則蟊也裂其節莖食者如蠖則賊也蓋四蟲具焉縣以轉白巡按御史御史繪蟲形并櫝之奏乞減租天子戚然下詔吳縣得免什之四明何喬遠名山藏

玄扈先生除蝗疏曰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飢人事之失也凶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倖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于水旱也雖然水旱二災有重有輕欲求恒稔雖唐堯之世猶不可得此殆由天之所設惟蝗不然先事

修備既事修救人力苟盡固可殄滅之無遺育此其與水旱異者也雖然水而得一丘一垤旱而得一井一池即卑寒孤子聊足自救惟蝗又不然必藉國家之功令必須百郡邑之協心必賴千萬人之同力一身一家無勢力自免之理此又與水旱異者也總而論之蝗災甚重而除之則易必合衆力共除之然後易此其大指矣謹條例如左

一蝗災之時謹案春秋至于勝國其蝗災書月者一百一十有一書二月者二書三月者三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書八月者十二書九月者一書十二月者三是最盛于夏秋之間與百穀長養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為害最廣小民遇此乏絶最甚若二三月蝗者按宋史言二月開封府等百三十州蝗蝻復生多去歲蟄者漢書安帝永和四年五年比歲書夏蝗而六年三月書去歲蝗處復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則是去歲之種蝗非蟄蝗也聞之老農言蝗初生如粟米數日旋大如蠅能跳躍群行是名為蝻又數日即群飛是名為

蝗所止之處喙不停嚙故易林名為飢蟲也又數日孕子於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為蝻蝻復為蝗如是傳生害之所以廣也秋月下子者則依附草木枵然枯朽非能蟄藏過冬也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災于冬春者百止一二則三冬之候雨雪所摧隕滅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後而書災者皆本歲之初蝗非遺種也故詳其所自生與其所自滅可得殄絶之法矣

一蝗生之地謹按蝗之所生必于大澤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區之旁終古無蝗也必也驟盈驟涸之處如幽涿以南長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東諸郡之地湖濼廣衍膜溢無常謂之涸澤蝗則生之歷譬前代及耳目所睹記大都若此若他方被災皆所延及與其傳生者耳畧摭往牘如元史百年之間所載災傷路郡例縣幾及四百而西至秦晉稱平陽解州華州各二稱隴陝河中稱絳耀同陝鳳翔岐山武功靈寶者各一太江以南稱江浙龍興南康鎮江丹徒各一合之二十有二於四百為二十之一耳自萬曆三

十三年北上至天啓元年南還七年之間見蝗災者六而莫盛於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則關陝邠岐之間徧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來所無也江南人不識蝗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有司士民盡力撲滅乃盡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一蝗生之緣必于大澤之旁者職所見萬曆庚戌睢鄒之間皆言起于昭陽呂孟湖任丘之人言蝗起于趙堡口或言來從葦地葦之所生亦水涯也則蝗為水種無足疑矣或言是魚子所化而職獨斷以為蝦子何也凡倮蟲介蟲與羽蟲則能相變如螟蛉為果蠃蛣蜣為蟬水蛆為蚊是也若鱗蟲能變為異類未之聞矣此一證也爾雅翼言蝦善游而好躍蝻亦善躍此二證也物雖相變大都蛻殼即成故多相肖若蝗之形酷類蝦其首其身其紋脉肉味其子之形味無非蝦者此三證也又蠶變為蛾蛾之子復為蠶太平御覽言豐年則蝗變為蝦知蝦之亦變為蝗也此四證也蝦有諸種白色而殼柔者散子于夏初赤色而殼堅者散子于夏末故蝗蝻之生亦早晚不一也

江以南多大水而無蝗蓋湖濼積潴水草生之南方水草農家多取以壅田就不其然而澈水常盈草恒在水蝦子附之則復為蝦而已北方之湖盈則四溢草隨水上迨其既涸草留涯際蝦子附於草間既不得水春夏鬱蒸乘濕熱之氣變為蝗蝻其勢然也故知蝗生於蝦蝦子之為蝗則因於水草之積也

一考昔人治蝗之法載籍所記頗多其最著者則唐之姚崇最嚴者則宋之淳熙勑也崇傳曰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證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

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累公也蝗害訖息宋淳熙勑諸蟲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隣人隱蔽不言耆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諸官司荒田牧地經飛蝗住落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次年生發者杖一百諸蝗蟲生發飛落及遺子而撲除不盡致再生發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又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

此外復有二法一曰以粟易蝗晉天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償之此類是也一曰食蝗唐貞元元年夏蝗民蒸蝗曝颺去翅足而食之臣謹按蝗蟲之災不捕不止倪若水盧懷慎之說謬也不忍于蝗而忍于民之饑而死乎為民禦災捍患正應經義亦何違經反道之有修德修刑理無相左夷狄盜賊比于蝗災總為民害寧云修德可弭一切攘却捕治之法廢而不為也淳熙之勑初生飛落咸應申報撲除取掘悉有條章今之官民所未聞見似應依倣申

嚴定為公罪著之絜令也食蝗之事載籍所書不過二三唐太宗吞蝗以為代民受患傳述千古矣乃今東省畿南用為常食登之盤飧臣常治田天津適遇此災田間小民不論蝗蝻悉將煮食城市之內用相餽遺亦有熟而乾之粥于市者則數文錢可易一斗噉食之餘家戶困積以為冬儲質味與乾蝦無異其朝晡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無恙也而同時所見山陝之民猶惑于祭拜以傷觸為戒謂為可食即復駭然蓋妄信流傳謂戾氣所化是以疑神疑鬼甘受戕

害東省畿南既明知蝦子一物在水為蝦在陸為蝗即終歲食蝗與食蝦無異不復疑慮矣

一今擬先事消弭之法臣竊謂既知蝗生之緣即當于原本處計畫宜令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有司衙門凡地方有湖蕩洵窪積水之處遇霜降水落之後即親臨勘視本年潦水所至到今水涯有水草存積即多集夫衆侵水芟刈歛置高處風戾日曝待其乾燥以供薪燎如不堪用就地焚燒務求淨盡此須撫按道府實心主持令州縣官各各同心協力方為有益

若一方怠事就此生發蔓及他方矣姚崇所謂討除不盡者人不用命此之謂也若春夏之月居民于湖洵中捕得子蝦一石減蝗百石乾蝦一石減蝗千石但令民通知此理當自為之不煩告戒矣

一水草既去蝦子之附草者可無生發矣若蝦子在地明年春夏得水土之氣未免復生則須臨時捕治其法有三其一臣見傍湖官民言蝗初生時最易撲治宿昔變異便成蝻子散漫跳躍勢不可遏矣法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察視但見土脉墳起即便報官集

衆撲滅此時措手力省功倍其二已成蝻子跳躍行動便須開溝捕打其法視蝻將到處預掘長溝深廣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衆不論老弱悉要趨赴沿溝擺列或持箒或持撲打器具或持鍬鍤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其後蝻聞金聲努力跳躍或作或止漸令近溝臨溝即大擊不亡蝻蟲驚入溝中勢如注水衆合致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穴俱滿而止前村如此後村復然一邑如此他邑復然當淨盡矣若蝻如豆大尚未

可食長寸以上即燕齊之民畚盛囊括負戴而歸烹煮暴乾以供食也其三振羽能飛飛即蔽天又能渡水撲治不及則視其落處糾集人衆各用繩兜兜取布囊盛貯官司以粟易之大都粟一石易蝗一石殺而埋之然論粟易則有一說先儒有言救荒莫要乎近其人假令鄉民去邑數十里負蝗易粟一往一返即二日矣臣所見蝗盛時幕天匝地一落田間廣數里厚數尺行二三日乃盡此時蝗極易得官粟有幾乃令人往返道路乎若以金錢近其人而易之隨收

隨給即以數文錢易蝗一石民猶勸為之矣或言差官下鄉行人從未免蠶食里正民户不可不戒臣以為不然也此時為民除患膚髮可捐更率人蠶食尚可謂官乎佐貳為此正官此在正官為此院道安在不于此輩創一警百而懲噎廢食亦復何官不可廢何事不可已耶且一郡一邑豈乏義士若紳若弁青衿義民擇其善者無不可使亦且有自願捐貲者何必官也其給粟則以得蝗之難易為差無須預定矣

一後事剪除之法則淳熙令之取掘蟲子是也元史食貨志亦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内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臣按蝗蟲下子必擇堅格黑土高穴之處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竅且同生而群飛群食其下子必同時同地勢如蜂窠易尋覓也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内遇雨則爛壞否則至十八日生蝻矣冬月之子難

成至春而後生蝻故遇臘雪春雨則爛壞不成亦非能入地千尺也此種傳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爲急務且農力方閑可以從容搜索官司卽以數石粟易一石子猶不足惜第得子有難易受粟宜有等差且念其衝冒嚴寒尤應厚給使民樂趨其事可矣臣按已上諸事皆須集合衆力無論一身一家一邑一郡不能獨成其功卽百舉一隳猶足僨事唐開元四年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勤惰者各以名聞錄是歲蝗災不至大飢蓋以此也臣故謂主持在各撫按勤事在各郡邑盡力在各郡邑之民所惜者北土閑曠之地土廣人稀每遇災時蝗陣如雲荒田如海集合佃衆猶如晨星畢力討除百不及一徒有傷心慘目而已昔年蝗至常州數日而盡雖緣官勤亦因民衆以此思之乃愈見均民之不可已也一備蝗雜法有五

一王禎農書言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茴麻芝麻薯蕷凡此諸種農家宜兼種以備不虞

一飛蝗見樹木成行多翔而不下見旌旗森列亦翔而不下農家多用長竿挂衣裙之紅白色光彩映日者群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砲聲聞之遠舉總不如用鳥銃入鐵砂或稻禾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

一除蝗方用稈草灰石灰灰等分為細末篩羅禾穀之上蝗即不食

一傳子曰陸田命懸于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于陸水田既熟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一元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于地中蝗蝻遺種翻覆壞盡次年所種必盛于常禾也以上明徐光啓農政全書

庶物類纂蟲屬卷之八十八目次

蟲叅蝨 總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蟲螽 總

蟲螽

昔唐太宗呑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子竊以為不然夫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為姑得任之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為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為方略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為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植非惟蝗蟲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豌豆九月

下種在田過寒俗名寒豆蠶時成熟亦名蠶豆種法載備荒樹藝中○明俞汝為荒政要覽

宋朝捕蝗之法甚嚴然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未知姚崇倪若水盧慎之辨論也同上

宋淳熙勑諸蟲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隣人隱蔽不言者保不即時申與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靜者各加二等同上

江南無蝗過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明陳留謝肇淛五雜組

相傳蝗為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為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螣螽蜮蟊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

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同上

姚崇令倪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即不能盡絶未必無少補也況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為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横莫之誰何豈不哀哉同上

載記劉聰時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明陳禹謨駢志

嘉定二年浙西大蝗自丹陽入武進若煙霧蔽天墮地輙十餘里常之三縣捕蝗至八千石湖之長興捕數百石七年八年九年又蝗諸道捕蝗以千百石計官出粟易之明當湖趙維寰雪廬讀史快編

永樂元年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内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撲捕務要盡絶如是坐視收使滋蔓為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官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者亦罪之每年九月行文至十一月再行

軍衛令兵部行文自是永為定例大明會典

唐太宗時天下蝗帝入苑中見蝗拔而祝曰穀者民之命也汝食穀以傷民命寧食吾之肺腸舉吞之左右爭進曰惡物或致疾帝曰使年穀豐登天下乂安即移災朕身是所願也竟吞之是歲蝗不為災明鄧元錫函史

唐鑑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崇曰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謹曰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疚之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漢平帝時蝗詔使者捕蝗詣吏者以石斗受錢○明陳希顏事言要玄集

機謹按唐鑑至蝗害訖息事文類聚同

歐陽永叔答朱寀捕蝗歌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言豐凶歲有數夭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奸吏恣貪擾戶到頭歛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同上

埤雅詩謂五月螽斯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謂螽醜奮蓋于是時股成而奮迅則方春時尚弱也故列子曰以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明彭太翼山堂肆考

埤雅比蟲至冬而終故謂之螽一種名土螽又名土蠑似蝖蜢而細長銳頭青翼能飛能跳飛不甚遠亦能害稼人執其兩股能搖動其身如女人織然故又名織絹娘又一種名蠡螽一名蜱蜙一名負螽一名負盤亦能飛跳張衡曰草蟲鳴則負螽躍或云草蟲蚯蚓也阜螽似螽斯好與蚓交異類同穴人取之以為媚藥同上

螽斯青色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乃蟲之不妬忌者一生九十九子埤雅謂螽一母百子蘇轍謂螽生八十一子同上

東漢宋均為九江守時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散去界外又馬援為武陵守飛蝗赴海宋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同上

南北朝蕭循為梁秦二州刺史移風易俗人號慈父時蝗害禾循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群下食蝗殆盡同上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時天下大蝗使人於野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奉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宋史○集事淵海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利州水漂棧閣甲寅雨督諸路捕蝗丁巳詔以旱蝗得雨

宜務穡省事及罷諸營造戊午禁諸路貢瑞物戊辰
貴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同上
禮記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
洪範五行傳曰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
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
有介蟲之孽也
蟲志曰天蟲蝗蝻是也戎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
賄賂公行奸邪執政則生
類山曰蝗蟲子未有翅者為蝝蝮蝻

穀梁傳曰雨螽於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奈何
茅茨盡也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將征南越元封六年
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
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
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没不還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黄霸在潁川鳳
凰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
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又曰劉歆以為蝝蜚蠹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眚也
董仲舒以為蝝螟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
故應是而蝝生屬贏蟲之孽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察之
漢書曰王莽地皇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
安入未央宮緣殿
機謹按藝文類聚引五行志地皇作地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
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
又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
壽張界飛逝不集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
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
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
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
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

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入錢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棄大蝗連熟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豪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蝗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

歸附之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為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楊琳為茂陵令比歲連蝗災曲折不入茂陵先賢行狀曰公沙穆為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畔不為害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難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蝝蝗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魏志曰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晉令嘗以蝗向生時各部吏按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姓謂之胡蝗

金史列傳曰阿撒移鎮定武歲旱旦蝗割指以血瀝

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群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

山堂肆考曰元成宗時蝗蟲食苗稼惟揚州等處為甚成宗往祭之忽有鶩鳥群至在地者啄之飛者以翼格殺之蝗盡滅

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者詣吏以石斗受錢

埤雅廣要曰蝗即魚所化俗云春遺魚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為日所暴乃生飛蝗以上淵鑑類函

機謹按山堂肆考引埤雅遺魚作魚遺飛蝗下有人或以為蝦子六字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